

周書十一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令狐

德棻

等撰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
三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
善篆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于東都門
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
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
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

周書列傳十五

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
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
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
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
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
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
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
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
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

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
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
之綽於是指出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
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諉遂達曙不厭詰
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
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
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
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
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
三十六

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
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
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
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貟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
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立古之
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

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目而自興行矣其三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
異於木石不同人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
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
薄浮薄者則豪傑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
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
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既喪已數百年大亂滋
甚且二十歲矣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
惟刑罰定凡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

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
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
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失化者貴寵扇之以淳風
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豐
會中遷於善邪僕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
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
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
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

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及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寧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居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贊婦得就其功若夫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督討罪而勸自此則明掌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眷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辰之要也

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夫不耕天下必有受甘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惡而政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

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卒立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宋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賓者乃先世之

爵祿無妨子孫之愚

譽方筆者乃身外之末材

不廢性行之澆僞若

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

策駢驥而取千里也若門

資之中而得愚瞽是

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

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

爲人寶也右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節盡蠹朽

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攘祿之用也今之選舉

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

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周書卷第十五

吳

七

苟非其人則母參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
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
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
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
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
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
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興

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
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
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
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
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
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
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
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
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駿馬相雜及其剖而瑩
之馳而試之玉石駕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
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
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鈞
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嘗夷吾之三敗當
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
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
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出之傑尚不能
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

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
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
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
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
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
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
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
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
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

官之煩省案今吏貪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
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貪而置猶以為少如
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
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
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
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天正長者治民之基
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
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
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
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
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
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
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
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
鑑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
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

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
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人人皆有
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
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
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苟不暴有疑則從輕未
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
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
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
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

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誥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効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

是以自上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沉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

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豎而固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紝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綃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乍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貰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具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豎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分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

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庚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譁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

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天
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
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
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
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
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
嘏旣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

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
何弗歎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
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
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
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讐度公惟大錄公其
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
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仕商周之有呂
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
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

宰惟天官克諸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
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
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
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
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
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
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
先王貴安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

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
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
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
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
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
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
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
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

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信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

周書列傳十五

十六

諱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遂致於雍庸錫降不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濟日新之德明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尤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石之明訓率遷於道永

膺無疆

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

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

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
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
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
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
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
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
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

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
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
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垂宿昔相知之道進
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
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
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
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

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色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

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

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歛無忌之義魏武拖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郢國公邑三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盜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封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子大夫太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

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

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兌州

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

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

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

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

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

三升

十九

庚

定三年卒子植嗣

三十

庚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

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

黜曾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之於時斯固典謨

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

喪勞虛已於吐握其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

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

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

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
斷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
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
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令狐 德棻 等撰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

周書列傳十六

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大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強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

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宣州刺史

薨配食太祖廟廷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

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

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弁撰次朝儀車服

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今錄辯

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

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

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

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

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

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

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

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内外衆職又兼用

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

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

右正九命

票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戸萬以上

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
金紫光祿大夫太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
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
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
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

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正五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貟外常侍統軍驃
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
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
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
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正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貢寧從等給事儀同府中

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

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

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士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

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

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

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

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

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百

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二命

殄寇殄難將軍強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

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

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承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貞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

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一正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
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
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
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摠管刺史則加

周書列傳第十六

五

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摠管刺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
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列傳第六

周書二十四

